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忠宣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栿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舉人臣史堂

范忠宣集卷十六

宋 范純仁 撰

墓表

范大夫墓表

朝散大夫范君諱子儀字中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德隆之曽孫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祈國忠獻公諱雍之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贈兵部尚書諱宗傑之第三子妣永安縣太君陳氏

故相鄭國文惠公之女也范氏其先太原人自忠獻公在仁宗朝入陪樞衡出秉旄鉞有勲勞于王室太原之范於是大顯子孫蕃昌世推以爲盛族君以忠獻公廕授秘書省校書郎公薨遺恩遷太常寺奉禮郎君年尚幼請於祖母臧夫人曰不幸吾祖捐館忍復因此進官耶願改奏他親夫人竒其言遂奏尚書從堂兄宗本屬告命已出弗許辭衆知其志趣逺矣初命監鄧州商稅有持金帛私出城者吏執之欲倍稅而縱之君察其物

非所宜有送州以治果皆巨盗監西京長泉税兼採柴務舊制役卒日有定課雖祁寒暑雨必如其數卒或買薪輸官以是多凍餒爲盗民居患之君撫存區處積日會數併輸皆樂事勸功不踰歲所增者千餘萬而卒尚有餘閑得以爲生于今便之監杭州税凡掌市征取之若太寛而歲計入則倍歴知忻州秀容河南府伊闕二縣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丞相韓公宣撫陝西雅知其才就舉通判州事塞下華戎錯居歲月浸久多冒耕者

經畧使上聞委君提舉根括得二萬餘頃以增募弓箭手步騎萬有六千邊兵益彊考課爲天下第一特除知博州又易趙州皆以避親不赴乃知汾州又避親改耀州還朝爲開封府司録參軍大臣交章薦之改三司勾當公事擢提舉京東西路常平倉河決澶濮水汎諸郡歳荐饑民流散天子憂之詔委君賑濟東西兩路君多爲方計所存活二十餘萬時諸郡方完城壘君請募饑民給糧以役之計工十有九萬未幾而成公私頼焉初

朝旨賑濟及夏成而止君上言民遺棄幼稚尚數萬無歸請賑至秋聽人得收養詔從之所活老幼者又數萬就爲本路轉運判官君奉使不爲苛察務安全官吏法令有未便於民者必以上聞率皆見從故所至以寛厚稱丁永安太君憂服除授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改利州路君以職在廵察當勤恤民隱州縣多居山險君不避跋履之勞雖窮僻無不至以衝冒得疾元豐六年十月六日終于官舍年五十有三累階朝散大夫勲上

護軍服五品服周氏封壽昌縣君子二人長曰鎬太廟齋郎次曰鐸女六人諸孤奉君之喪以七年二月三日葬河南宣武村北邙山先塋之次既葬請余文以表其墓余與君有葭莩之親知君之行為詳故不得辭惟君生於貴閥而不驕長於吏道而不矜仕優而志愈謙治辦而力愈彊其居家也孝恭其事上也忠篤其涖官也勤恪其治民也愷悌行已始終人無閒言可謂士君子矣君之昆弟六人皆以才行稱顯用於朝而君不幸未

中壽而没不克究其所有其命矣夫故書以表其墓

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神道碑銘

惟宣簡公既改葬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之龜瀾里後十有六年其配永嘉夫人富氏命其子承奉郎旦以公功行之狀易名之議誌壙之銘屬范某曰昔先文正公當朝號知人而吾夫乃所薦進士及公輔政吾夫遂居近侍而繼亦大用周旋歲久爲志同道合唯是墓隧

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敢以爲請某竊惟慶歷嘉祐之際
盛矣君明臣賢相與講圖治功而公以高文大策進預
國論出入要顯遂總機政某幼侍先君熟公之貌及長
又得公出處終始之大節爲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其先
京兆田氏後徙信都晉末契丹畧地河朔以公皇祖太
傅北歸生皇考太師景德初契丹寇澶州以生口數百
屬太師哀之曰是皆何罪而使就死地夜悉縱去乃自
拔來歸朝廷官之至太子率府率以終始家開封而葬

陽翟遂爲開封人公太師長子也少有奇志慨然喜功名讀書彊記博覽一經目終身不忘爲文章秉筆立成瓌富雅健尤長於論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再舉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李氏喪罷服闋調楚州團練推官就監轉般倉改秘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上書論時政甚切賜詔奬諭方且以諫官名會趙元昊反西邊用兵夏文莊公韓忠獻公與先公經畧陝

右言公材請以自佐乃爲經畧判官直集賢院參都部署司軍事時承平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每出輙敗衂人心危懼其後制宜防患卒能以計禦賊公裨益爲多大將前設攻守二策又欲專用攻策悉數路兵出擊賊已得請公力言其不可乃止又上備邊十四事多見施用召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西兵久不觧關陜大困韓忠獻公以樞密副使出宣撫而公爲之副使還判三班院又詔公

視河北兵食而保州兵士殺通判嬰城作亂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以兵至城下賊懼開門自縛入誅首惡數十人遂定以功遷起居舍人移秦鳳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秦州丁太師憂是時邊帥遭親喪多爲詔奪公懇辭起復上又遣中貴人手勑起公公不得已請歸葬陽翟然後還治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今朝廷不爲之人而螻蟻之志不獲自盡臣死不瞑矣因泣數行下

上聞其言惻然又視公貌瘠甚不忍奪其志乃許終喪服除加樞密直學士涇原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渭州轉尚書禮部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充益梓利夔路兵馬鈐轄淯井夷人犯邊勢且與烏蠻合公盛兵甲臨之因遣人招輯皆惶懼請命蜀經王均李順之亂人易動先是許守將以便宜多專殺立威雖小罪或并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死道路丁壯逃而為盜者甚衆公至首詢問民間疾苦視貧弱不能自存者

振業之先教誨後刑罰果禁惡然後致之法蜀人安之奏減三司市布增常平歲糴以備凶歉蜀大饑人無莩亡論者以公治蜀大畧有張忠定公之風治狀聞璽書褒諭遷給事中召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未至復以舊職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遷禮部侍郎遂正充使天下財賦自景德中嘗會計至是公始復鈎考出入虛實之數蓋歲入多於景德而所出亦倍公以謂天子恭儉無妄費而有司用度乃如此其弊不革則殫

民匱國日益以甚顧非主計者所得專則爲皇祐會計録六篇上之并乞頒示二府冀人主知其故而與執政圖之上覽之嘉歎未幾遂以爲樞密副使天子平日固待公以有爲及是任事事無巨細悉以訪公公知無不爲亦言無不從嘉祐三年六月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故事大臣進拜多以次遷公始超其列人皆知上屬任意篤不久公且相矣是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惋駭亟勑太醫診視中貴候問加損相望於道公辭求

去位章凡十五上猶賜告不許公意愈堅乃以爲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宫事公請不已於是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數年疾遂篤以八年十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詔輟視朝贈太子太傅賻䘏甚厚公仁厚長者貌稱其心與人言諄諄欵密唯恐失其意而其中有以自守凝如也友愛諸弟人無閒言自爲小官未嘗私謁執政器宇恢然常以天下自任識者知其必至公輔在諫職於小事未嘗言獨引大體啟

廸上心凡欲人主總攬威權分別賢不肖抑僥倖明賞罰以救時弊當是時仁宗鋭意太平數咨訪大臣以天下事其所興爲公建明爲多與富文忠公少相友善夫人即文忠公女弟也廹公爲樞密使而文忠公實爲上相同時道行位冠百僚搢紳不以爲二公榮而相賀以爲天下福也公既被疾下至閭巷咸戚嗟聽伺冀公復起而公竟以疾薨矣悲夫公諱況字元鈞皇曾祖諱其贈太保皇祖諱其贈太傅皇考諱其贈太師無子以弟

之子至安爲嗣卒又以至平爲後焉始公以嘉祐八年
四月葬許州陽翟三封鄉西吴里之先塋居久之夫人
夢公若平生以爲水不可居既而復夢云然即發壙公
柩果爲水齧夫人乃自護還洛而以熈寧七年五月改
窆焉嗚呼公之神靈其不昧如是亦異哉銘曰
田氏陰德由太師積脫人而死報不躬獲克生宣簡爲
時賢臣其賢維何於時有陳秉哲蹈仁有煜其文於皇
仁宗俊乂盈朝發策大庭公維董晁乃司邊畫荒穢以

嬴乃理邦財公私以饒遂都廟堂謀謨樞極帝曰休哉維吾藥稷文經武服無施不當帝疇公勞方倚爲相胡以疾嬰而失民望士懷致君所難者時功多享厚讒毀或隨公遭聖明坦然設施不終大耄天實爲之新宮孔安壽安之道刻碑墓隧來世之考

行狀

大中大夫充集英殿脩撰張公行狀曾祖諠皇任中書舍人累贈左僕射曾祖母太君李氏祖

去華皇任尚書工部侍郎累贈司徒祖母郡君
王氏郡君王氏郡君高氏父師德皇任左諫議
大夫累贈太尉母郡君潘氏隴西郡太君李氏
本貫開封府襄邑縣錦繡鄉濯錦里
公諱景憲字正國太尉公第二子其先河朔人七代祖
達唐末爲亳州刺史遂家於襄邑至司徒公始爲洛陽
人公天聖四年以太尉公蔭授守將作監主簿明道元
年遷太常寺太祝監西京商稅院局事脩舉吏不敢欺

遷大理評事衛尉寺丞康定初河東始籍民兵慎擇令
宰公以安撫使天章閣待制吳遵路秘閣校理石延年
薦擢知并州榆次縣榆次素號劇邑前令多以不職免
公至則大治改大理寺丞慶歷四年丞相杜正獻公參
政丁文簡公連章薦公超遷通判棣州改太子中舍以
本路職司避親就移通判齊州齊多盜賊而獄訟繁夥
公謂民迫於饑寒不能遠罪若一置於法則何所措其
手足由是原其情之輕者皆釋不問自此盜賊衰而獄

訟簡少公以辭學嘗預貢士之選而見遺於禮部遂不
復再舉後丞相程文簡公兩薦公乞召試出身公曰君
子進以道仕以義何必假此而後奮乎卒辭不就八年
改殿中丞知梁山軍梁山介於川陝民俗乖戾至有父
子異居而殺人以祭鬼者公以謂雖遠方亦當齊其風
教即峻加懲革未朞月而民不敢犯以祀明堂恩遷國
子博士賜五品服皇祐五年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海
州州有富民丐子以養而爲兇人教其怨家訟之累歲

不决公親訊其事盡得誣枉之狀即流所教人於遠州其連繫幾百人盡釋之莫不懽呼而去遷比部嘉祐初仁宗患茶税不均遣使諸路較定公被命湖北凡一年悉按園户虚實以定其税所入不減舊而民無不均之患四年使還權三司開圻司兼提點催驅公事未幾改開封府判官天府浩穰自非通才敏識則不足以勝其任公發姦擿伏洞見情僞老胥猾吏傍視惕息畏之猶神明時豪宗大姓犯法者嘗請託於府僚有與故嘗往

還者亦陰爲之地公持之益堅而於法終不少撓自是都下翕然稱之以爲一府之望開封捕盜賞法獲賊於舊城者比新城爲厚時有殺人於新城外而捕者乃云獲於舊城以覬厚賞辭已具公密訊其囚乃捕者日以飲食恩意誘使殺人且邀於舊城而執之遂置捕者於法有忌公者乃諷言路謂公侵擅尹權仁宗察公之直而不聽遷駕部充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貪贓累十萬監司以其親族多在顯要莫敢按公曰法當先於

貴權而於憑藉聲勢者有所不行則法尚可存哉乃窮治其狀會英宗登極赦昉得以不死猶除籍流竄嶺南自是貪吏震畏引去者數人淮南發運司常預借濵淮廩米以充諸路上供之數雖有文具而不即償公以謂諸路漕輓各有所職不容相侵即戒郡縣不復得借因此銜怨搆飛語於三司務爲中傷公曰我職當爾豈可詭隨以茍自安設三司不我察我何恤哉八年英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又遷金部九年移京西轉運使丁母憂

公至性過人一夕號慟髭髮盡白終喪哀毀若不勝服
治平三年服除授京東轉運使今上即位恩遷司勲其
官王逵嘗累任監司以苛酷聞及致仕還鄉里而貪恣
不法爲鄉邑之害妄稱受朝廷密旨察郡縣過失以脅
持上下因取賄貨一路畏之莫敢與校公悉條其罪上
之遂羈徙宿州鄉邑莫不稱快所部郡守有以貪汙聞
者未至官先謁公公曰君昔在齊州已爲民患今又欲
爲兖州患耶其人懼即請老而歸未踰年移江南東路

因奏議漕輓之弊蓋由主者皆三司冗吏本無廉隅與舟人侵攘爲姦甚者沈其舟以滅跡宜代以命官且明其賞罰之格則可以絕其弊朝廷行其議迄今爲便熙寧二年移成都府轉運使過闕上嘉公才留爲三司戶部副使未幾奉使北敵還復使西陲按視囉兀府寧二城公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后知既而行未半道而府寧果已失守及還朝更陳囉兀不可守之狀且曰邊防本無事皆王人生事邀功罔惑朝聽

以至於罪非嚴行懲戒則疆場無由安静一日上謂公曰河東凋瘵卿當出總漕事授集英殿脩撰河東都轉運使仍賜金紫時朝廷方行民輸錢免役之法議法者有希司農旨欲以傭直之外廣增其數以寛剩爲名者公折之曰免役之法正欲惜民力可因以重斂乎况河東地多山瘠民情儉嗇多取之則虐矣迨所議定總一路歲費傭直之外纔取數萬緡以備凶歲朝廷從之曁常平新法之行州縣多不曉法意而失於宣布司農奏

請下諸路監司覆按所部行之差謬者悉俾正之他路或即加按劾羣吏訩訩唯公所部但改正而已未嘗有所劾也議者欲以河東分爲兩路朝廷以問公公曰河東之田肥磽不同郡縣財賦兩屬不能相通而用矣分路爲不便朝廷從之時民力疲困倉廩虛匱公均其税賦乘歲豐爲儲積未逾年民力遂寛而兵食有羨逮公之去雖窮邊小壘皆有數年之蓄六年改太常少卿七年擢授右諫議大夫再任明年移高陽關路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總管知瀛州先是雄霸之間歲出金帛購諜者以揣知虜情公下車未久諜者自雄踰莫而至公謂幕府曰諜者遠來徒覬厚賞若不抑之殆且生事即醉以酒夜遣親信吏載還雄州俾雄守以狀聞他日王人錫冬服部將有被酒後至公召立庭下責之由是軍中肅然有掌度吏曹諫恃戚里不法累贓至死監司庇之猶欲薦舉公悉按其罪無所顧避元豐二年召赴闕因登對具奏熙寧以來歲多凶歉百姓積逋甚衆今歲一

小登州縣督促使償累歲之負道路流言以謂其害甚於凶歲願少假以紓元元之急天子可其奏以付有司因自乞便郡就差知河東陛辭日從容奏曰臣愚誤蒙陛下拔擢猥備法從常愧綿力不能補報今犬馬齒衰恐一旦捐溝壑不復再望清光區區之誠終欲竭盡臣聞聖人以天下爲度其於四夷何所不容以陛下英武宜無不服比來西南遠羌乃敢跳梁犯邊殆邊臣擾之耳若進兵遠討則恐糧餉不繼坐困我師亦恐交相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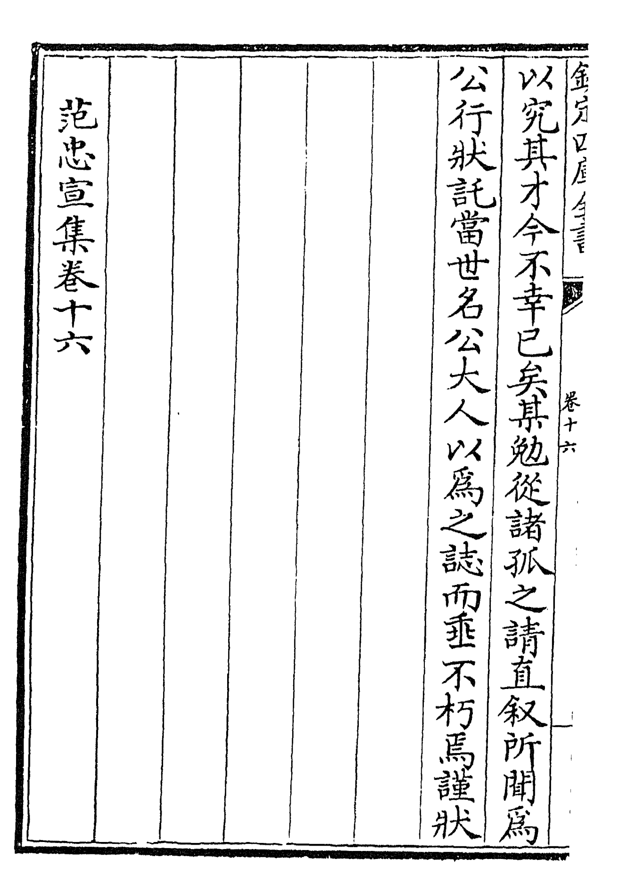
傷干犯和氣將致饑疫之菑則遡人先受其弊矣上曰卿言是也葢朝廷有不得已耳三城爲京輔要郡每郡歲秋夏常以大河爲憂水官務省近費而不計遠功故連年決溢以爲民害公至請增歲費又展北塘以當水衝其害遂息俄以本路轉運使親嫌乞移他郡元豐三年徙知同州坐失舉左遷朝議大夫知房州踰歲上惜其才復大中大夫知兖州未赴感疾以是年十月十五日考終於房陵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公天資英特少

有大志方爲兒時從母夫人過外氏李文靖公家與羣兒遊獨不好戲弄外家異之太尉公捐館公方十二歲處喪已如成人母夫人嘗有疾公憂形於色寢食無廢躬治藥劑爲杵傷指亟以衣覆之懼貽母夫人之憂母夫人李氏父太傅公有人倫之鑒嘗撫公背曰此兒風骨秀異發言不妄必能大張氏之門相國王沂公亦以太傅公言爲然及長侍奉母夫人竭力養志凡四十餘年未嘗少有頻色之忤龍圖尹公師魯負天下重名愛

公之才兩以女配之公既游師魯門益好春秋學與朋友論辨古今至忠義名節之際必慨然歎息常欲身行之故歷官所至無不稱治雖有積弊素不振者於談笑閒決之莫不當理退食宴坐披翫圖史淡然視軒冕若無足以動其心者又其自奉甚薄所得俸禄皆均施内外親族故歷仕雖久而家無餘貲視兄弟之子情均已子有少孤者必先已子而保任之家居有法度嘗戒諸子曰汝曹立身行已當以孝悌忠信爲先苟不由禮義

而進雖富且貴亦吾所耻矣方其副三司也士論已爲即當進用而公守道自信非公事未甞及執政之門故居三司最久而不遷凡出仕五十年歴敭三朝其所設施皆可爲法然公性謙厚旣不自矜異復不妄許可故獨爲當世賢者所知杜祁公富韓公尤所信重及坐失舉謫守房陵雖僻陋無醫藥怡然順適家人不見有憂慍之色疾革召諸子屬以後事神色不亂先夫人追封天水郡君今夫人封長樂郡君子五人長塾通直郎河

東轉運使勾當公事次量前定州唐縣主簿次益承務郎權知鄆州壽張縣次重承務郎次直夏進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石噀次適前潁州團練推官李堅次適通直郎審官西院主簿李士京次適承務郎韓宗質二女在室孫男三人孫女七人將以元豐六年某月某日卜葬公於北邙之原以先夫人天水郡君祔焉公之大節始終可紀以直道事君方正率下傳家清白而信於朋友位雖居兩禁猶未足



以究其才今不幸已矣其勉從諸孤之請直叙所聞爲

公行狀託當世名公大人以爲之誌而垂不朽焉謹狀

范忠宣集卷十六

范忠宣集卷十七

宋 范純仁 撰

行狀

故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武寧軍節度徐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致仕上柱國韓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户食實封四千九百户富公行狀曾祖處讌故内黄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鄧國公曾祖母

劉氏贈魯國太夫人祖令荀故商州馬步使贈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祖母趙氏贈韓

國太夫人父言故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秦國公母韓氏封秦國太夫人

公諱㣉字彦國其先出於周大夫富辰之後至高祖諱

璘因五代之亂自齊徙居於汴仕唐至京兆少尹至鄧

公始遷於洛今爲河南人初秦國太夫人夢有天赦旌

旛鶴鴈降盈其家覺而生公才數歲方戲於庭忽大雷

震同戲兒皆奔走公獨神意自若人以此異之少篤學

自刻寓於僧舍不就寢榻冬夜以氷雪沃面鄰居僧有

持苦行者猶服公之勤後應舉京師我先君文正公方

居文館見公而奇之與語終日曰真王佐才也自此深

愛重之親懷其文以見丞相王沂公御史中丞晏元獻

公洎諸近侍曰此人天下之奇才也願舉於朝而用之

晏公世號知人遂以女妻之時仁宗再復制科先文正

公謂公曰子之才非常流宜應是詔天聖八年公遂以

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逾月用
丞相李文定公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丁秦國
公憂服除會先文正公言郭后不當廢左遷知睦州公
上疏曰廢后非治世所宜又以諫諍斥逐忠良是一舉
而獲二過於天下也矧忠良漸逐則異日國家緩急何
由得忠臣之心鯁骨鯁之論哉除通判絳州時天下久
安四方弛武備因東南歲凶民多失職或散為盜賊公
因上章言四事一曰閱將謂宜立武學設科目教養選

求將帥之才及不當禁孫吳之書二曰聚兵謂詔凶荒之郡置營募兵收其壯健不止免爲盜賊兼可訓練以爲四方之備三曰救農謂以流民棄地召饑者貸以種食而耕爲屯田上可以資倉儲下可以賑窮乏四曰弭寇謂宜增邑尉弓手之數明其賞罰以捕小盜省廵檢之冗員明其兵力以防大寇景德四年召試館職公以不爲詞賦求免仁宗特令試以策論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自此登制科人試館職止用策論由公始也從丞

相王沂公辟通判鄆州寶元元年趙元昊反河西僭大號遣使致書且求割地邀金帛時事起倉卒朝廷施設用人或失折衝制勝之術公上疏陳八事一曰宜先斬其使則可以示國威折姦謀二曰閱閱兵四方馳使煩數非所以示威重安民心三曰兵興財用至廣宜佐以内府金帛不宜專責外計必將侵刻人民傷蠹國本四曰宜重賞戰功以勸死士五曰不宜以節旄王爵購募首惡殆非示武明罰之道徒可取輕夷狄六曰勿用夏

守禦充樞密使以輕兵本妨賢路七曰備邊之人宜選擇羣臣不限品格各舉其類以收才能八曰每遣邊臣請先賜對觀其敷奏以察人才撫以德音俾竭死力書奏中外服其切中時務二年召還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改知諫院時朝廷悉天下兵以防西北而東南九道至乏守備公上言宜於逐道擇其要郡各募兵數千人立帥訓練以備他虞又茶鹽之禁方密利厚而法重致貧民抵刑者衆公上言願省贏兵節冗費以佐國用

而弛其禁以追王風康定元年歲旦日食公上言請罷其日錫宴以答天譴雖北使在館亦宜徹樂就賜飲食朝廷不從公曰萬一使遠行之則貽朝廷羞矣後使還者還云遠人果於此日罷宴中外服公遠識先是仁宗推委執政而執政者惡上聞其過失因嘗貶諫者遂牓朝堂禁臣僚越職言事公因日食上疏曰懼菑脩省之道無若開通言路納諫無諱使人人皆得盡言陳上得失擇善而行則萬務皆脩不獨可答天譴亦將遂致太

平矧庶政之多豈一二臺諫之臣所能畢舉必資衆賢多士之助願降詔求言盡除越職之禁俾狂夫瞽叟皆得獻議則可以下盡人情上答天戒尋下詔許臣僚皆得言事公又言西陲用兵臣僚奏封事甚多乞選侍臣置局詳擇可採悉施行之會劉平戰歿中貴人黄德和逃歸誣平以降賊朝廷以兵卒禁守平家公上言曰臣聞平受命之日即時首路志在忘家徇國寧肯降賊必德和自以敗歸苟求脫免而造此語兼聞遣内臣體量

深恐同類附會誤朝廷賞罰請遣文武信臣以往後劉
平果非降賊德和坐要斬入内都知王守忠除陜西兵
馬都鈐轄公上言曰有唐之衰始疑將帥遂以内臣監
軍取敗非一今命守忠爲都鈐轄乃監軍之任也臣恐
兵權遂移邊將無功請罷遣朝廷從之又言今邊事繫
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而相臣不預乞如國初令宰相
兼樞密使朝廷從之西夏大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
各稱偽將相來降朝廷補乞砂以奉職山乞以借職置

於荆湖間公上言曰二人向化而來宜厚加賞勞探訪賊情令乃置之遠郡俾被羈縻之苦矧其親屬必已夷滅使有悔順之痛將何以招懷來者請召還優待以佐滅賊之計又言朝廷取士路狹天下必多遺佚按兩漢有賢良孝廉孝弟明經秀才進士之科在唐亦有制舉五十餘科本朝唯進士學經二科及近復制舉大概所取文士而已其他人材悉皆棄遺願以臨難不顧武勇絶倫智足安邊才可將帥謀慮宏遠可使絶域之類多

設科目委逐路監司察訪選舉以盡遺佚之才朝廷從之明年充三司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脩撰差使契丹二年五月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時有用僞祠部牒爲僧者事覺牒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堂吏公遂白執政請收堂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他日公當居此無事沽激蓋羞已不能戢吏而以此誘公覬止其事公正色曰今以公事來白何得以私意相誘必得吏正其罪乃止由是執政者慚而憾

之差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西鄙連年用兵師老財匱遠人乘我之弊慶曆二年正月聚其衆於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非時來聘朝廷爲之旰食預選報聘者難其人遂命中書徧擇侍臣率畏避免辭執政有忌公者以事方危難若俾公往則覬其小失因可害公於是力薦公宜使契丹仁宗召公面諭之公曰主憂臣辱今北國驕慢如此臣焉敢愛死遂先命公爲接伴以覘其意英等入境仁宗遣中使慰勞英偃蹇託足疾不拜公謂

曰僕嘗使北病卧車中尚聞命起拜今公豈得聞天子之命而不拜耶英畏其言遂使人掖而拜之前後接伴者未嘗敢與北使語及他事時朝廷猶未測北使所以來及國書中意公欲知其情遂開懷與之談論時動以息兵繼好之意至大名宴勞尹勸六符酒公亦贊之六符曰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簣矣公曰九仞之功已大豈當以一簣遽棄耶六符笑而飲之退謂公曰朝來九仞之言甚好願善承之公曰敢不奉教自是英等

始肯漸貢其誠實他日六符謂公曰國書中事可從者
從之其不可從者宜別思一策以善言答之況王者愛
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又一日英等與公從容語請却
左右公即爲屛之英等曰此來蓋因兩國相疑初聞南
朝疑北朝借兵助元昊而北朝疑南朝將違約襲幽燕
公曰北朝與南朝歡好既久縱有閒言南朝不疑也凡
疑不可有有則兩情不通而姦人得逞其離閒之計若
兩朝洞達此理自然無事英等笑而稱善曰如此議論

通透夫復何疑又曰此來國書大意止欲復晉祖所與故地關南十縣耳吾主深戒使臣毋得先泄書意今不免爲公言之者欲公先聞於天子議其可不思其所以答之耳吾儕當爲兩朝共惜生民也又言將來兩朝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通兩主之意以解其疑其意蓋喜公之明決忠信不以疆域限之欲復得如公者以終其事也六符密謂公之介曰六符燕人與南朝之臣本是一家今所事者乃是北朝則於公敢不盡情彼方盛彊且

與西夏世婚相黨南朝慎勿與之失歡也因再三詛誓此皆非北使所當言亦由公至誠感動使然至都公先以其言奏之朝廷始盡得敵情豫以待之公又請遣大臣就館與議若措置得宜可使彊敵息心萬一乖失不能揣見敵情兩疑不解則爲患不細仁宗遣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伴不許割地而許以結婚將以太宗親孫允寧之女嫁其子梁王或止增歲幣公聞之語所親曰北朝無名肆慢朝廷遽有許與若增歲幣猶可如結婚

其可哉四月拜公樞密直學士公上章懇辭不受尋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使契丹英等聞之甚喜公至北境接伴者問公以書意公即詰其求地之故彼曰吾故地也公曰且燕薊尚皆中國舊封豈得闗南却爲北朝故地也又聞北朝來書以晉陽爲舊附之封且晉陽自古未嘗北屬此語尤不中理况彼此大國豈當妄相加陵設有他國如此加陵北朝豈能堪耶皇帝初聞即欲厚有報復徐思先朝歡好又以久爲兄弟故且隱

忍聞今來書中但畧辨北朝所疑而已至敵帳見其館伴劉六符曰公來得非以向來賈中丞言結婚與歲遺事耶公曰然六符曰北朝皇帝不允此議堅要割地南朝亦嘗議及之乎公曰北朝若論割地此必是志在敗盟假此爲名耳南朝亦必不從當橫戈相待而已六符曰若兩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公曰北朝無故求地南朝不即興兵相拒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公主益歲幣北朝猶不相從乃是北朝堅執非南朝執也及見北主公曰

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不知何故兩主無由相見故遣愚臣問其所以北主曰以南朝違約塞鴈門又河北展塘水治城隍點民兵意將何爲諸臣競請興兵寡人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興兵未晚公對曰鴈門近元昊慮其潛有侵失故塞之且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十餘年以地卑水聚故滋廣耳城隍皆完葺其舊且非創有增立民兵亦皆舊有久不補將廢故按籍補之非違約也北主曰非

卿言寡人不知其詳又曰寡人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公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豈得復理前代所取之地乎必欲各理異代舊疆則豈北朝之利也北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加之以兵獨不先告我知乎公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耶兼天子遣臣致意於陛下曰嚮也不知元昊與弟有姻今元昊負恩作亂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

吏民之死不知弟將何以處之北主顧其臣北語良久曰元昊爲寇豈有使南朝不擊之理他日六符謂公曰昔南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西邊用兵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公曰其時北朝先遣拽刺梅里來聘既而復出兵石嶺關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盖北朝有以召之過不先在南朝與今時異矣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公曰南朝皇帝曾言朕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之地與人昔澶淵

方以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𨷂南故地但約歲致金帛豈今日而可求割地耶北朝今要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使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故不愛金帛屈已以徇北朝之意譬如人家兄順其弟弟必亦當順兄則敦睦矣若兄既順弟弟不順其兄則必致爭訟他人亦共見其曲直矣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也朕獨避用兵乎況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鑒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

朕不愧心亦不愧天地矣天道助順人道助信朕何憂
不勝乎六符顧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即當
共奏之使兩主意通翌日北主召公同獵引公並馬問
公所欲言公曰南朝唯欲歡好之久耳北主曰我得地
則歡好可久公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北朝欲得
祖宗故地南朝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
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矣既爲兄弟之國不可一榮
一辱朕豈忘燕薊舊封焉有可復之理即此事政應彼

此自喻耳退而六符謂公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甚開悟然金帛必不欲取唯結婚可議耳公曰結婚易生釁隙况夫婦情好難必而復人命脩短存歿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有女公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雖允寧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解目前之疑豈可待乎不若金帛之速也公又知敵欲結婚志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常制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敵緩結婚之意北主

曰事皆多卿等口傳而書中不言何也公曰書之末有令臣口陳之語斯可憑矣北朝示公以辭曰公曰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其議北主曰俟卿再來當擇一事受之宜以誓書俱來足明脩好決矣公乃還奏其事仁宗大悅除公以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七月復假前官持二事以往受書并口傳之辭於政府公既行至樂壽縣忽思未嘗見國書其中或有與口傳者小異則何以示信折敵耶乃竊發書視之果有不同遂日

夜馳驛歸至都時欲晡矣徑叩閤門閤門吏白公以常制前夕進名翌日方對公曰我以機事來主上所急要聞也遲之罪在爾曹吏遂急奏公得對既而宿於漏舍一夕乃易書而往非公精慮善斷幾敗國事及至其國北主曰寡人熟思卿前言結婚則夫婦難必諧和徒使南朝嫁女異國懐骨肉之思誠不如金帛爲便然受之無名須於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公曰獻字乃下奉上臣奉君之詞非可施於敵國也况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

弟乎北主曰今南朝以厚幣遺寡人是懼寡人矣尚何獻字之惜公曰南朝皇帝承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以善意相承致幣帛以代干戈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絶棄舊好以必不可事相邀耳南朝顧惜生靈故曲爲歲增金帛今北朝見陵無已則南朝亦不暇顧生靈矣北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公曰亦不可北主曰卿勿固執恐敗乃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爲卿國之禍乎公曰陛下出兵能保其必勝哉北主曰不可

保也公曰勝旣不保安知其不敗乎北主曰南朝旣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况自古有之公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而臣事之當時遺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禮北主默然復見公辭色俱厲知其志不可奪乃曰我自當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公又嘗謂敵宰相及劉六符等曰北朝皇帝謂南朝懼北朝此是以五代之際待南朝也自祖宗削平諸國東至南海西暨蜀漢提封萬餘里精甲滿天下

何憐國之懼乎六符曰南朝歲增金帛二十萬尚何愛於一字公曰金帛自前世固嘗有之至於獻納二字實繫國體金帛南朝所輕國體南朝所重何可比也公自至敵中日與其君臣論難或自日出爭至晡時方罷至指帳前高山曰此山可踰若於獻納二字則如天矣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諾於是敵留所許歲增金帛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公至都上言曰契丹求獻納二字臣既

以死拒之矣願朝廷嚴飭館伴力拒絶之彼察吾意稍緩則必逞其志然後歸耳時非公忠憤忘身詞辯如湧幾貽國辱公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亟行不顧其徇公忘家如此尋遷翰林學士公上章及面啟仁宗曰朝廷專力西事河北無備臣不敢以死爭實慮激起干戈國家無以支吾遂奉朝廷之命歲增金帛以緩其兵此豈得謂之有功而遽受厚賞哉臣願朝廷增脩武備俟釁而動庶雪國恥遂不拜仁宗益嘉公有

功而能讓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公復上章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者臣皆言之以是得詳知其情狀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一旦渝盟臣不唯受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則守備不敢懈弛非臣飾小廉恐誤國事也亦不拜七月再除前命公直擕綸誥納於上前而罷逾月復

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於紫宸殿門仁宗俟
公綴樞密院班方御殿且命章丞相諭公曰是朝廷特
命不緣使北之勞公知不可辭方拜受公既在樞府自
以遇主得位於是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知無不爲忤
權要不爲身謀時杜祁公爲相先文正公參知政事韓
魏公爲樞密副使與之同心協力期致太平仁宗開龍
圖天章閣命兩府輔臣各陳天下大政之先公條列十
餘事上之及河北安邊十三策又言乞擇宗室之才者

使補外官試以爲政漸增朝廷藩屏之固又奏以爲安民在守宰得人守宰難朝廷遍擇請令兩府協心共議擇諸路轉運使委轉運使擇知州令知州擇知縣則天下治矣元昊遣六宅使賀從爵書稱男烏珠曩霄上父皇帝公上言曰處事必當在初鄜閣西路待其使過厚通判就驛置酒及入見賜與亦多又聽稱其僞官此適足長其驕慢無厭之心也今若許以不臣則契丹尚臣屬之必曰彼既與南朝爲敵國則天下獨我之尊因此

妄有邀求如何可拒由是朝廷却其使卒令稱臣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朝廷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敵使公上言今若北使未至而行則是事由我出使至而後行則是恩歸契丹萬一敵詞不順豈可却拒元昊而徇契丹則爲敵人所笑朝廷從之是年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呆兒族路近河東境外朝廷欲發兵調才爲備會亜拱奏事仁宗面諭曰北主在雲中受禮恐遂襲我河東令兩府設備公上章奏

曰契丹必不入寇其事有九出兵無名一也自稱王師不肯竊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河東險阻易入難出必不肯捨易就險三也河北富貴河東貧乏不肯捨富就貧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不肯捨無備而攻有備五也若欲入寇當行詭道不應先言雲中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約同困中國今契丹背約受中國益幣元昊屢出怨言契丹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呆族屢殺威塞役兵契丹疑元昊使之遂發兵西伐必無

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地如腹心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牽制八也契丹自得燕薊更不由河東入寇九也臣以謂契丹異日作難必在河朔所以奏河北守禦之策也乞自守一要郡躬行其事庶將刷身羞國恥其後契丹果不入寇公在西府力劃久安之弊時京邑局務如皇城羣牧司之類有以親近官領之而十年不更代者公爲立三年之制仍不許干求久任由是權倖之徒多不便之會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仁宗雖

不疑而公恐懼不安遂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路宣撫使避之於外使將還遂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復罷公安撫使後歲餘讒者無驗加公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河北大水民流移入京東至公部中者六十七萬人公擇屬郡之豐稔者五州勸民輸粟多者二石少者五斗得十五餘萬斛隨其處而儲之仍佐以官廩復於鄉村城郭闢廬舍十餘萬區擇官吏至於前資待闕寓居者皆給

俸而遣各即流民之所選其羸病老幼不能自營食者籍名授歴而分領之均占居處給糧假器使便樵蘇之利而無遠赴待給之勞至明年二麥既登計其鄉里遠近給以裹糧俾歸土著活者五十萬人及募其彊壯黥爲軍者萬餘得不爲盜且用衣糧活其妻子父母兄弟及弛其公私山林池澤之禁恣其所取以自活者復不可勝計其偶不幸者即爲葬埋公自爲文以祭之謂其冢曰叢冢朝廷聞之遣使奬勞拜公禮部侍郎公以賑

卹乃安撫之職懇辭不拜時王則據貝州亂齊州禁卒千人謀屠其城以應之有詣公告者公以齊非屬郡且不可報以移文會有中使張從訓銜命在青公授檄使往合齊人而捕之至悉就擒而上章自陳擅遣中使之罪向非公深謀果斷幾速其變齊人爲魚肉矣朝廷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亦懇辭不拜俄加資政殿大學士明堂禮畢拜禮部侍郎以秦國太夫人久違鄉里請京西一郡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

戶部侍郎至和二年拜宣徽南院使判幷州兼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潞公並命宣制之日仁宗遣小黄門數輩密詢於廟堂閤士論翕然或舉手相賀後數日翰林歐陽文忠公奏事垂拱殿仁宗曰近除文富二相士人相賀古者求相得於夢卜今朕得於人情則不待夢卜也歐陽公頓首稱賀嘉祐初仁宗弗豫輔臣雖在政府朝夕不得詳知起居狀公與文潞公懼有姦人矯妄之變遂率

輔臣求入侍疾內侍之長止之曰未得詔旨公叱之曰豈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耶遂直入見上因以監視僧徒祈禳爲名奏乞留宿內殿自此宮中命令出納事無巨細皆關白丞相而後行內外帖然至末年頼以爲法公以民間常多疾苦及横賦重役朝廷有不知者遂遣使分往諸路寛䘏民力其所革弊事及省傜役甚衆公又以仁宗春秋漸髙國本未立遂與昭文文潞公集賢劉公沆參知政事王文安公同議擇宗室之賢者建立

儲貳王公素聞英宗賢聖遂共以其名上之仁宗曰朕志已定卿等勿復疑也諸公喜而退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仁宗淵默垂拱萬機之政皆仰成宰相府公選用賢俊庶位得人而野無遺才除榷茶之禁以省刑罰至於民物豐阜夷夏安寧而天下不知輔相之權則公代天翊世之勲不可勝言矣五年丁秦國太夫人憂仁宗為特罷春宴五遣中使詔起復公上章懇求終喪從之仍給半俸英宗即位服除拜樞密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退
章二十上方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河陽封祁國公今上即位移鎮武寧軍進鄭國公累求
罷將相上以公輔佐累朝年耆德盛爲海内所重人無
閒言虛心待之以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
使召赴闕公以足疾未能拜固辭詔以新官復判河陽
熙寧元年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覲詔曰渴見儀容願
聞風論以公足疾肩輿至崇政殿門令男紹庭入殿扶

持仍不拜又以門距殿上遠上特爲之御内東門小殿以見之恩禮優重羣臣莫及賜其子緋衣銀魚召坐從容日昃始退再對上欲留爲集禧觀使公懇辭之官上欲召公爲相先遣中使諭旨曰卿今兹無得更辭當力疾入輔爲宗社計明年正月召還京師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懇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見聞有人於上前言菑異皆是時數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書菑異所

以警悟人君使恐懼修省董仲舒所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孟子對梁惠王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聞以菑凶歸之於時數也在人之一身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一家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餘慶餘殃尚因人之善惡而致寧有國家天下之菑祥而反歸之於天數而無事而致亦未聞推之於天也陛下萬一或

時而信則救菑卹患答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怠虧損陛下之德不爲生靈之福無甚於此是時羣臣上尊號及聽樂上以久旱皆不受而羣臣猶堅聽樂之請公上言故事有菑變皆撤樂恐陛下以同天節契丹使者與羣臣皆當上壽故未止其奏臣以爲陛下聖政維新四海屬目正宜彰盛德以示夷狄願并上壽罷之益足見陛下嚴恭寅畏之美也上從之即日而雨公復上章曰陛下答謝天譴不爲不至上天報應陛下不爲不速矧令

戒使日覩中國興事更願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累年菑變為懼遠斥姦佞親近忠良恭畏上天即太平可至上即親書答詔云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菑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又上章力陳君子小人之情偽繫王道之消長天下之安危望陛下深思辨察用舍小失則招致禍亂為國大患八月以疾辭位除判河南府復得請判

亳州移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拜左
僕射判汝州再上章以不諳近制詔許歸洛養疾其年
冬乞還政事拜司空復武寧節鉞封韓國公致仕元豐
三年改官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又以王文安公之子同
老陳嘉祐嘗啟建儲舊勲上以諸公未嘗自言深嗟異
之特拜司徒仍以子紹京爲閤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二
十二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
賜祭文遣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梁從政致祭賜賻

慰卹其家甚厚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垂涕相弔公自還
政未嘗一日忘愛君憂國之心朝廷有大事或降詔訪
問必竭誠盡忠纎悉以陳畧無顧忌安南用師公復力
言大兵遠行供餉皆出民力慮將帥漕郡縣之官務逃
已責不卹百姓願深加存撫以安國本晚年復上書力
裨時政臨終猶以遺藁一封付其子上之公爲人端厚
明粹識度淵遠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深極底裏必萬
全無失然後行之凡受爵進位未嘗不辭讓至六七不

得已然後拜受接士以至誠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笑語從容送之及門人有所長不啻在已委曲採問覬盡其能汎與人語詞氣極温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深嫉邪惡闢之盡力聞端人良士偶在憂患必誠心軫惻竭意勞護其處家雖纎悉之務皆有規法四方遐邇盡服其名北朝使至多問公所在及安否如愛父兄至公爲宰相王德用爲樞密使謂館伴者曰南朝用二公何得人之盛耶退居西都十餘年深居罕出嘗

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徽安門市爲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文潞公尹河南擇鄉里年德諸公爲耆英之會公爲之冠公平生達性命之理臨終安坐奄然而逝未疾前旬日有星墜於所居還政堂之後有文集六十卷夫人晏氏封周國夫人子三人長曰紹庭朝奉郎少有才行次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而卒次曰紹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觀文殿大學士知真定府馮京早亡追封其郡夫

人次爲之繼室封某郡夫人次適宣德郎范大琮次適

霍邱縣令范大珪孫男三人長曰直方守秘書省校書

郎次曰直清守將作監主簿次曰直亮假承務郎孫女

三人長適試將作監主簿張侑次未嫁次尚幼其孤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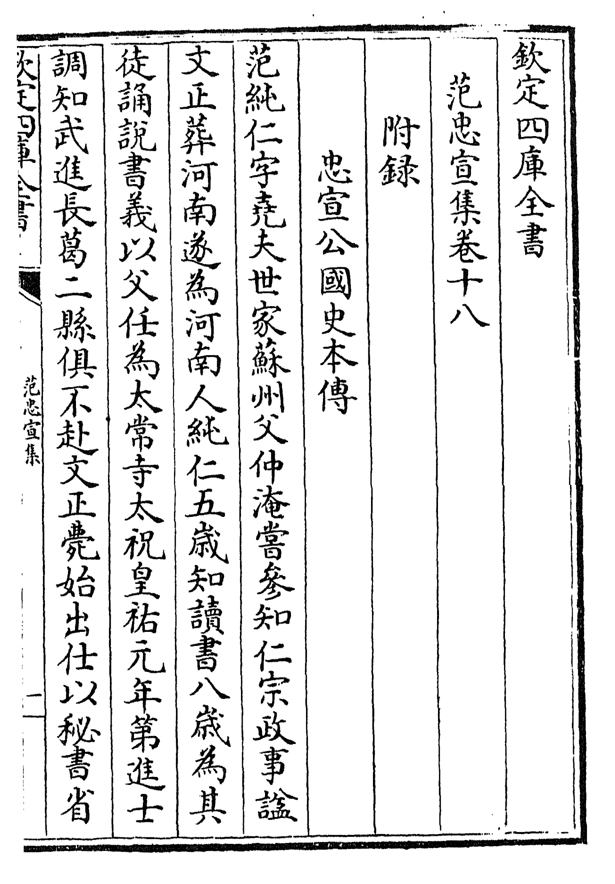
奉郎將以元豐六年十月甲子葬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

谷鄉南張里秦國公之墓次某謹具公之家世歷官行

事次爲行狀將以求立言者銘於墓紀於碑及請謚於

考功而書於國史謹狀元豐六年七月具位范某狀

范忠宣集卷十七



范忠宣集卷十八

附録

忠宣公國史本傳

范純仁字堯夫世家蘇州父仲淹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葬河南遂為河南人純仁五歲知讀書八歲為其徒誦說書義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第進士調知武進長葛二縣俱不赴文正薨始出仕以秘書省

著作佐郎知襄城有惠愛課民種桑號其桑為著作林云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公事賈黯知開封薦宰襄邑縣有牧地衛士挾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隷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兵須農以贍卹兵當先卹農朝廷直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隷縣自純仁始治平中自江東運判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議純仁曰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

之主不同請如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納告牒家居待罪已而内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闥異時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趣純仁就職純仁猶以不俱如從官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純仁通判安州由是純仁之名震於天下從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未幾加直

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事多所更純仁言驟更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之怨純仁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條故事可為戒者以聞純仁作尚書解以進及為諫官前後為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為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為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

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激切無所諱避又言道遠
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
古人君欲事急就必為憸佞所乘不可不察純仁雅與
安石厚善至是數言安石以五霸富國彊兵之術啟迪
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顗孫昌齡同時罷御史純
仁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今在廷阿附者衆奈何陛下更
以法驅之言益指切安石幷及他大臣上寢其章罷諫院
留修起居注固辭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

失覺察僚佐宴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上問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固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為帥有恩純仁至屬歲饑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為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熟或言其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聞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郡流人道慶稱寃按得寃狀郡將种古訟純仁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純仁就對部人數萬

號泣遮道兒童相率誦詩隨之久迺得去獄成古坐誣
告抵罪純仁猶以他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以喪子
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
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直龍圖閣知
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時
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光入相首改差役法純仁力
言之曰事當熟講而緩行之不然滋為民病於是人服
純仁平直知前於安石非苟為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

尚書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召還兩宮亟遣中使賜大官饍出手詔問備禦西戎之策純仁請還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未決會純仁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地之外歸一漢人與十縑事俱施行既而夏人未順純仁請陝西一郡自效不許會邊臣俘蕃酋果莊以獻兩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純仁請誅果莊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果莊子卒不至元

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
自為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
者攻章惇鄧綰皆力為捄解因言臣嘗為綰誣奏坐
黜今日所陳恐録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兩宫感悟即
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
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議論多
出私意浸潤之説稍行學士蘇軾草策題被詰韓維罷
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

言黜及在相位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純仁復為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陽修朋黨論以進明年吴處厚以蔡確安州所為詩箋釋以聞臺諫執政主其說且欲貶之死地純仁謂吕大防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矣不可自吾輩開之欲約大防相與論列既至簾前宣仁后曰蔡確以吾比武后大防不敢言獨純仁與王存同奏乞薄確之罪不從於是吴安詩劉奉世論純仁不當救確而純仁亦堅求罷迺以

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進大學士為河東經畧安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從河南府再從潁昌府召還復為右僕射仍遷通議大夫純仁於事無所回隠同列或病之會宰相呂大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侍郎蘇轍從傍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由是乞罷政不聽因固請時哲宗方親政於大臣中獨注意純仁有密薦人材者輒以問又問先朝法度純仁悉實

以對因勸哲宗擇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參議論可以為法然不可非其人哲宗嘉納之宣仁崩後小人爭論垂簾時事純仁力陳太皇太后勤勞保佑之功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蘇轍以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為言哲宗怒擬非其倫貶汝州方哲宗怒轍不敢自明純仁獨前奏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哲宗怒稍解轍平日與純仁不相能至是服其為人章惇用事純仁請罷乃復

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未幾奪一官徙河南府改知陳州純仁當政時哲宗問貶竄之人殆難永廢純仁前贊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叙復及明堂肆赦章惇等先疏呂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純仁為申理請追還辭甚懇至忤惇等意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貶永州元符三年徽宗既即政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欲皆國家大體益將屬以重任初授光

禄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宫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召使者問餋相屬純仁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又固請還頴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彊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純仁為恨又手詔之曰卿有忠言嘉謨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年七十有五薨上聞震悼會皇太后崩不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勑頴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以是書於墓

隧碑首諡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

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為布衣至宰

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

疎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行於世子正民

正平正思正路正國

范忠宣集卷十八

范忠宣集䟦

先忠宣公國論彈事外有文集二十卷未曾版行零陵實謫居之地僅刋言行録今史君沈公到闕奏事因過訪語及慨然欲得鋟木尚友前賢深所敬歎即以家藏本屬之仍附以國史本傳及李姑溪所述行狀且識歲月於後云嘉定辛未上巳日元姪孫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謹書

忠宣范公昭代之名臣耆德也作為文章讀之使人起

敬起慕然每以未見其全為恨圻谿次零陵已巳仲冬入覲過都得其元姪孫侍講司諫家藏全帙跪受以歸辛未莫春到郡靖惟零陵寔公舊寓之地自元符迄今餘百年邦人尚能言之且堂而思祠而祝圻既得其文不敢祕因與同志精加訂正命工鋟梓以永其傳嘉定壬申元正日朝散大夫權知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借紫吴興沈圻書於思范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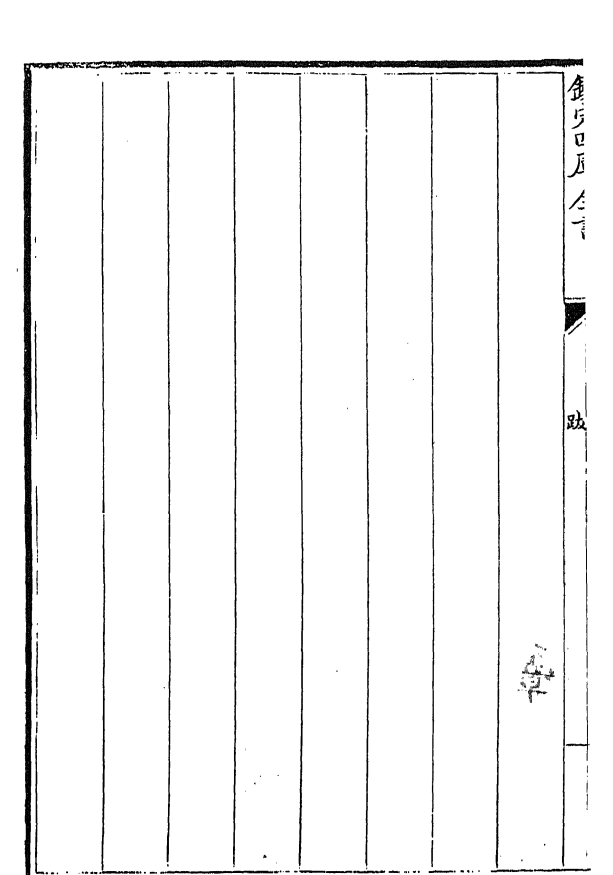
視竊以元祐丞相忠宣范公之文行於世猶桑麻穀粟

之於日用也百有餘年猶未盡見今中書舍人公以家藏集屬零陵守刋於郡齋而大參樓公為之序引示學者以歸宿之地鉅公之惠天下後世渥矣士大夫於出處語嘿之際茍不以忠宣公之心為心則其見是書也烏得無媿嘉定壬申六月既望承議郎權通判衡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永州事廖視再拜敬書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以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士君子一言之善猶足以詒後世而貽方来況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録學者朝夕歛襟肅容起敬起慕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脩史紫微先生克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鋟板郡庠俾宗衛是正訛舛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為序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

玩繹此書佩服忠恕誠一之學屬厭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為君子之歸此其用心先大宏博可為千百年不朽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清源陳宗衜再拜謹跋



跋